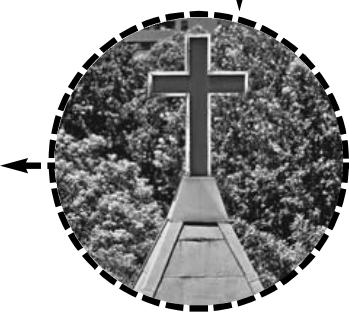


和平鐘聲



# 愈服事，愈甘甜

◆謝敏圓  
長老（現任）

1962年，高一時，我們舉家從鳳山遷居台北。暫住在當時任教於師大藝術系的表舅公廖繼春位於雲和街的畫室樓下，於是就近來到和平教會聚會。次年，由莊丁昌牧師為我施洗。轉眼之間，這已是四十五年前的往事了。

往事難忘。那時的和平教會，可說是一個學生教會，我的大哥謝慶輝當時參加青年團契，我則參加少年團

契。那時，「康家姐弟」（來新、來昌、來成），「蕭家姐妹」（百忍、百惠、百和、百慈），佔了少年團契成員的大半。我們的輔導是「蘇家三兄弟」（文隆、文博、文峰）。當年，青年團契服事全教會第一、二堂禮拜的獻詩及兒童主日學，成員幾乎全是外地來台北求學的學生。那時因交通工具缺乏及經濟能力不足，他們一年只能回家兩次。因此，每逢寒暑假，聚會人數便驟減。所以，禮拜中的獻詩就由我們少年團契的成員來擔綱頂替。

1975年我結婚後，曾經深度參與成人團契的各項活動。這是一個喜愛歌唱及戶外運動的團契，那時每個週六傍晚赴教會練詩歌。主日禮拜後，大夥兒玩到哪裡，唱到哪裡，足跡遍及台灣大小景點，充分享受了聯誼之樂。

## 參與主日學服事

大約四十歲那年，我看到教會週報連續刊登了三個禮拜，要招募兒童主日學教師。以我在和平的經驗及認知，長期以來，那是青年團契固定的事工。沒想到，那時的青年團契的景況已無力出來帶領兒童主日學，後來，甚至出現連詩班也組不成的窘境。那時有聲音告訴我，教會的事沒有人做的時候，身為會友的我，是無

可推託的。雖然我的心中有強烈的負擔，但也有些許的掙扎。以我如此「高齡」，要帶領7至13歲之孩童，會不會有「代溝」？後來投入兒童主日學教師的陣容後，才發現比我年長的張雅玲姐、蕭秀娥姐都在其中，這才稍感釋懷。那時沒有所謂的「職前訓練」，每位教師必須輪流帶領合班。至於分班的教材，則由教師們自行編製。我曾經帶過一班小朋友，把從他們一年級帶到六年級小學畢業，與他們一起成長。那是一段十分快樂的服事，真是獲益匪淺。

從梁望惠姐手中接任成人主日學教務後，我一面著手規劃課程，一面邀請老師。為提升會友參加成人主日學的興趣，盡力提供多元化的課程。時間上，從週間班到主日班；從主日早上到主日晚上；從面授到函授。課程上，從舊約到新約；從初信班到深造班；從中文查經到希伯來文查經。語言上，從台語到日語。林林總總，每期約開十三個班，其中十一班是查經課程，有兩班是成長及訓練課程。另外，我也邀請許信介、盧亞德擔任核心同工。我們開始製作課程簡介，將手寫稿打成電腦稿後，加以編排，再自己送去印刷廠。一切就緒後，才想到，有多少人會來上課？總不能在開

學時，有些班級竟空無一人吧。於是立即擴大同工群，到沒有查經班的團契，邀請會長及靈修組長擔任宣傳同工，並在團契中介紹各種課程。連續幾週都在禮拜報告中，請成主同工輪流上台報告並簡介課程內容，鼓勵未參查經班的會友能踴躍參加成人主日學。遇到報名人數較少的班級，再以電話邀請會友參與，達到老師所期望的人數。對我而言，邀請及鼓勵會友參加查經，是一件相當美好的經驗與學習。實在是感謝老師們的辛苦備課及熱心付出，為參加查經班的會友加強信仰的基礎。同時，也謝謝受邀請的會友很捧場，讓每個班都能開成。

## 在長執會服事

在擔任執事期間，我兼任長執會書記及學生宿舍管理小組，與商正宗牧師、彭明輝長老同工。直到擔任長老後，我被推派為代議長老，開始出席中會、總會與北二區牧長的會議。之後，我受邀擔任七星中會財務部之財務委員，每年不定期舉辦對各教會的財務訓練課程，及為期一個月的年度查帳（從台北地區到宜蘭地區），並協助中會、總會開會期間的聖餐及司獻等服事。

2003年我剛任長老，隔年小會通



過，接受台大醫院愛心團契的邀請，參與台大醫院的福音佈道，並指派陳獻堂長老負責接洽。當時大家都沒有經驗，我也只是抱著滿懷的熱忱，支持這個教會對外的事工而已。同工們到達醫院，先一起禱告，之後開始到各病房邀約病患及家屬參加佈道會。詩歌的部份，起初先嘗試性的從自己開始，再配搭一、二位同工負責全場的領唱。後來開始在教會正式招募願意配合服事的音樂同工，挑選出十幾首適合病患的詩歌，做行前訓練，組成一個小詩班。以國、台語穿插領唱（偶爾帶動唱），以詩歌與見證分享來傳遞神的愛，給予病患安慰及鼓勵，並將福音的種子傳出去。

曾經有過一次奇妙又有趣的經驗，當我領詩的時候，看到一位約三十多歲的年輕病患，看著詩歌單、掉著眼淚地跟著唱。在分組交談時，知道在七年前曾有朋友帶他去教會慕道過。當我與其他同工輪流為他代禱後，他竟然嚎啕大哭地說，他希望我能請正在樓梯間為其他病患禱告的那位牧師幫他施洗。那時我很納悶，當晚同工

中沒有牧師，原來他指的是正吉兄（我的丈夫）。於是，我們將他轉介紹給離他家較近的中壢地區的教會。那次的經驗給我很大的震撼，雖然是小型的佈道會，只要聖靈在那裡做工，有時是出人意表，果效頗佳的。我深深感受到，這真是一個傳福音的好工場。因此，我總是盡量把握機會參與，四年來鮮少間斷。

在和平教會對外的服事中，讓我印象最深刻、也最感疲累的是，去年與北二區的牧長們在討論聯合聖餐禮拜的事工時，同工裡突然有人說，很期待能見到百人獻詩的盛大場面。當十一間教會的同工開始分配事工，討論到聖樂項目時，沒有一間教會「敢」認養這項事工。記不得是哪位牧師提到，東門教會、和平教會及大安教會的音樂水準較高，最後公推由和平擔當聖樂的服事。回到和平報告小會之後，我就開始著手籌劃。一千兩百多人的聯合禮拜，採用大詩班，若由鋼琴來伴奏，似乎略嫌單薄，於是決定用樂團來伴奏。當時，我很期望每間教會都能共同參與，於是開始籌組聯合樂團，鼓起勇氣向其他十間教會招兵買馬。然而，那時僅和平有兒少樂團，拼湊地組成了40人的聯合樂團，及68人的聯合詩班，並由本會

的黎國峰弟兄擔任指揮兼樂團譜曲。到如今偶遇其他教會的牧長，他們總是念念不忘，讚譽有加地肯定我們和平那次的音樂服事。

## 統籌音樂事工

四年前，我接掌和平教會的音樂事工，依慣例先將婦女團契詩班（指揮陳美晴、司琴彭盼、周靜瑜、莫啟慧）、成人團契詩班（指揮林純純、司琴郭淑慈）、教會詩班（指揮范恩惠、司琴胡志龍、張雅羚、郭淑慈）安排在第二堂十點的台語禮拜中定期獻詩。日後，又將兒童弦樂敬拜團擴編成兒少樂團（指揮莫啟慧、司琴黃慧娟、團務張中興），每季一次，在第二堂禮拜中獻詩。感謝主，賜給和平這一群長期任勞任怨的聖樂服事同工。那時，第一堂八點半的華語禮拜沒有人獻詩。我試著邀請願意在大清



2006年12月和平鐘聲音樂會

早來服事的同工，先以器樂獻詩為主體。後來，夫婦團契中有一個小組，願意在禮拜天特別早起，將自己擺上為神使用，組成「家庭詩班」。每當看到這幾對年輕夫婦抱著嬰兒，或牽著幼兒一起獻詩，著實令人感動。那情景之美，使我終身難忘。後來，夫婦團契也成立詩班（指揮陳美晴、黃慧娟，司琴莫啟慧），加入事奉行列，雙月一次在第二堂禮拜中獻詩。

自從蔡茂堂牧師來到和平牧會後，會友人數大幅激增。喜、喪事的頻率驟增，曾經在一個月中，連續四個禮拜皆需為會友的結婚禮拜及追思禮拜安排詩班獻詩。原主日禮拜的詩班無法參與，只能另請會友來服事。有時追思禮拜尚未完成，已必須開始連絡五天後另一場禮拜的詩班班員。往往我們全家總動員，每個人還是連絡到聲音沙啞。於是，決定成立「婚喪有志服侍詩班」。這是由一群願意委身



兒少樂團



的兄弟姐妹組成，樂意為不熟稔的會友付出時間，在週間或主日；在教會或殯儀館；經由詩歌，與歡喜的人一起歡喜，與悲傷的人一同悲傷；給予家屬最誠摯的祝福，或最深切的安慰。

在多年的音樂服事中，有一項令我始料未及的事。每逢我丈夫正吉、及女兒心怡、雅怡陪我赴美回娘家，探望母親及兄長時，我們不論是去新澤西州或德州，總會特別繞道加州，造訪蕭爸蕭媽（蕭華銓醫師伉儷）。他們的大女兒百合姐，曾帶我看過幾次

她籌組及指揮的手鐘團。聽到悅耳動聽的手鐘聲，看到那些阿公、阿嬤們認真演奏的神情，總讓我無比的羨慕、讚嘆。沒想到，

2005年聖誕節，百合姐在電話中告訴我，她要贈送和平教會一套手鐘！更沒想到，除了手鐘之外，連同三張專用長桌、手套、特製譜夾，也一併空運來台！甚至，連剛從美國學成的Jerry（指揮）也「配套」返台！於是，我開始物色日後能成為種子老師或助教的事奉同工，並在2006年5月正式成立「和平手鐘團」（指揮莊智皓 / Jerry，團務賴恩慈）。團員們

在每主日下午帶著疲倦的身軀但愉快的心情，光著腳丫，站在第二牧師館的地板上練習。這是我參與音樂服事以來樂趣最多、練習中笑聲不斷的一個團隊。其後，經由百合姐引介，我又認識了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手鐘老師高浩恩（Kevin）。和平手鐘團的團員們勤練半年後，在2006年12月30日，一個暖冬的下午，與香港手鐘團在本堂共同為社區舉辦「和平鐘聲音樂佈道會」。以精采的演出，與會友及許多社區的朋友們，共享了一場溫馨愉悅的音樂聚會。

## 愈服事 愈甘甜

感謝主的恩典，使我年輕時能在和平這個大家庭中，領受許多牧長的造就，及兄弟姐妹的服事。同時賜給我能力及體力，帶領我在音樂、財務、教育等不同的層面來事奉祂，讓我有機會來回應祂的愛。癌症手術後迄今約已十五個年頭了，我總把每一天當成是我在世上最後的日子，因此竭力地完成我應盡的長老及代議長老的職責，隨時預備好見主面時，不愧於主。在服事的路上有學習、成長；有鼓勵、讚賞；也有沮喪、受傷。雖然偶有身心疲憊之時，但當我定睛仰望主時，深感「愈服事，愈甘甜」。 

